

老鸦啄疼背脊骨

□王绍诚

精蹦蹦儿的何大爷(摔)了一跤,一度连话也拿(luàn)不转(说不清楚)了,磨床害席的整了半大半年,又杵棍戳棒(拄杖)好一阵,缙(zēng)糯米(差底点儿)就上西天去喽。手术后虽然保住了老命,却硬是萎掉了一头。老妈不在了,一双儿女把老爹接在自己家里轮流照料,让老人家吃得爽爽口口的,穿得苏苏气气的。亲戚和邻舍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儿:大爷前世修得好,这辈子好福气!

可是,随着儿女的孙辈诞生,他们都脚打羊权、各忙各家。大爷不忍拖累,决定回到自己的老窝。兄妹俩一合计,请了一位孀居多年洒脚手的老保姆居家照顾父亲。

不知不觉间,儿女们也渐渐疾病上身,家务事还一耙拉(一大堆),来陪伴父亲的时间也日渐减少了;而大爷呢,难以体谅儿女也已经是老年人了,日日夜夜寂寞凄凉之感油然而生。

天长日久的厮守,大爷对淳朴善良又细心的保姆由依赖变成了依恋;不知不觉相好起来。想想整整(思来想去),便委婉地向女儿表示“大冬天的,一夜到亮脚都睡不热和(huō),冰沁沁(冰凉)的。”第二天,女婿赶快送来电热毯给老丈人铺上。老头看女儿不醒窍,进一步向女儿诉苦:“夜半三更更有个三长两短哩,喊天都喊不答应。”女儿马上把电话机移到父亲枕边床头柜上,道:“先走倒瞌,再想办法嘛。”

不久,大爷托朋友给女儿带高脚信(捎话)摊牌。女儿心头立刻浮现起慈眉善目的生身之母;她从情感上、面子上都过不去,高矮不依!儿子闻讯,认定“不图锅巴吃,不在锅边旋(转)”,一定是那个女人给老爹灌了迷魂汤,要“开”保姆。

事情僵持下来,各人心篋(há,里)头都揣了一截冷红苕(心事梗起了):女儿难以迈过心理这道坎儿;儿子则抱怨“这把年纪,吃了不长(zhǎng),胡思乱想”;大爷呢,也“老还小”起来,感叹几十年来自己对儿女的疼爱,那完全是无私、无条件的;如今老了,子女的回报却是有私、有条件的,正应了西昌方言“父母爱儿扁担长,儿报爹娘棒槌长……”

大爷终日闷闷不乐。过去,自己是大事小情都宰得倒子(拍板)的一家之主;答(zán,现在)呢,人老了,咋果就连自己的主都作不倒噢?妈哟,人家外人还默倒(以为)我福气硬是好得很嘞;哼,好个铲铲呀!前一福,后一福,老鸦啄疼背脊骨——各人肚子疼,各人才晓得……

看到老爸精气神儿一哈就焉芡儿了,病秧秧儿的,姐弟俩心软了;长辈和朋友们也规劝:孝不如顺,花椒胡椒嘛,顺口气。姐弟俩想想也是,夕阳晚景,儿女还真无权干涉;而且又不住在一起;就遂老人一个心愿吧!于是,各退一步,在达成有关协议后,和乐温馨又重新回到祖孙四代之家。



川南的方言童谣

□彭应钦

川南民间童谣是代代相传的一种民间文学,具有浓厚的四川方言韵味,内容丰富诙谐。童谣通常以口头形式流传,包罗万象地貌、美食农事等启蒙知识,使孩童在无意中受到教化。

笔者从小唱着童谣儿歌长大,对川南童谣情有独钟。现将记忆中和收集到的部分童谣记录于下:

天老爷,快下雨,保佑娃娃吃白米。

老天老天,百姓可怜,求天下雨,救活秧田。

红萝卜,咪咪甜,看到看到要过年,娃儿要吃肉嘎嘎,可惜老汉儿没得钱。

月亮走,我也走,我给月亮提篮筐。提到县城衙门口,打开后门看杨柳。杨柳树上三重楼,三个大姐在梳头。大姐梳个盘龙架,二姐梳个插花头,三姐不会梳,梳个鬃鬃(jiū)掉后头。

张打铁,李打铁,打把剪刀送姐姐。姐姐留我歇,我不歇。我到张家桥下歇,螃蟹把我耳朵咬个大缺缺。张补锅,李补锅,帮我补个烂耳朵。

大月亮,小月亮,哥哥起来做木匠。嫂嫂起来打鞋底,婆婆起来舂白米。舂到白米喷喷香,请来隔壁女姑娘。

大白菜,小白菜,家家菜园都能栽。人人吃了不生病,娃娃吃了长得乖。

指甲长,指甲脏,指甲长了要剪光。剪了指甲讲卫生,常剪指甲不生疮。

摇呀摇,摇到外婆桥。外婆说我好宝宝,我帮外婆打猪草。我跟外婆满山跑,长大一定身体好。

斑竹桷,糍竹桷,对门对户打亲家。李家儿子会种地,张家女子会绣花。

高高山上一树槐,手把栏杆望郎来。娘问女儿望啥子?我望槐花几时开。

鸡公叫,鹅公叫,个人找到个人要。

天上星,亮晶晶。我在地上数星星,数呀数呀数不清。

黄丝蚂蚂,请你家公家婆来吃嘎嘎。大的不来小的来,吹吹打打一齐家。

山螺蛳,快出来,有人偷你的青柄柴。我帮你逮到,你快出来。

钎担公,快春米,免得婆婆打死你。春一升,喂鸭青;春一箩,喂鸡婆。酒米春得喷喷香,骑起马儿接婆娘。婆娘脚板小又小,出门踩到癞疙宝。癞疙宝,呱呱叫,婆娘吓了一大跳。

高山水长流,黄狗啃骨头,大牛打小牛,打得哭涕流。

麻糖匠,叮叮当,敲得老汉儿心头慌。

又出太阳又下雨,皇帝娘娘嫁女。

天皇皇,地皇皇,我家有个哭儿郎。过路君子念三遍,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排排坐,吃果果,幼儿园里朋友多。你一个,我一个,大的分给你,小的留给我,妹妹睡了留一个。

镇得住堂子

□马佑民

在四川人眼里,一个人有本事,有能耐,威望高,能服众,别人处理不了的疑难烂事,他一去就能摆平,就叫“镇得住堂子”。三国演义里,赵云保护阿斗被曹军追杀到长坂坡。张飞手执丈八蛇矛站在长坂坡桥上对喊杀震天的曹军,豹眼圆睁大喝一声:“燕人张翼在此,谁敢与我死战!”声如巨雷,吓得曹操护将夏侯杰肝胆破裂,谁个敢上!这是猛张飞在百万军中“镇得住堂子”的一个经典案例,传诵千载。

邻居牛兄与几个朋友在郊县投资了一个庄园,但他贪玩好耍,由于管理不善,庄园濒临倒闭。朋友建议他要多在一线蹲点实干才“镇得住堂子”。牛老兄也去庄园视察过几次,由于他是个散眼子,工作不得要领,去了就和员工打麻将,所以去了也是白去,一点不见起色。后来几个董事决定张榜招贤,果然有能人揭榜。来人杨

剑,年富力强,一米八的个子,精干利落。果然第二天早上点名,一名员工无故迟到,杨总就劝其辞工。从这天起,员工们不但没人迟到,而且都是提前十来分钟到。这个时候,杨总已经在拖大厅的地了。杨总雷厉风行,身先士卒,从我做起,谁还敢拖拉懈怠?公司很快就面貌一新,扭亏转盈,门庭若市。有天来了一个彪形大汉,后面跟着两个二不挂五的哥们要硬闯大门,似乎是来找碴儿的。门卫坚决阻拦,闹得不可开交,惊动了杨总。这几人似乎也不把杨总放在眼里。“你就是杨总嘛?咋不要我们进去喝茶!”说话时手都伸到了杨总面前。“请你们放礼貌点!”杨总冰冷一句好威严,顺势就把对方的手拨开了,十分巧力,四两拨千斤,震慑了对方!他们哪里知道杨总是特种兵出身,有礼有智有节,“镇得住堂子”。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来肇事了!

出拐

□刘椿山

“周么婢,快出来,出拐了!出拐了!”周么婢正在屋里煮饭,却听见隔壁王嫂在屋外扯起喉咙喊。

“出啥子拐了?”听王嫂喊得惊抓抓的,周么婢把手里的东西往菜板上丢,便从屋里冲了出来。

“么婢,你快点去拉一下,三狗和秀琴那两个娃儿,不晓得为咋子,在公路边边上打起来了。”王嫂边说边把周么婢拉起往公路边上跑。

三狗和秀琴是周么婢的儿子儿媳,小两口儿结婚两年了。当初三狗和秀琴打算结婚的时候,周么婢是持反对意见的,说他们还小,不懂事,日子过不长久。可秀琴的父母和三狗他爹,却坚持要给他们把婚礼办了,说什么“早栽秧早收谷,早生娃儿早享福”。

听他们这一说,周么婢气不打一处来。两个娃儿结婚前,她也把丑话说在了前面:“我给你们说,娃儿还这么小,到时出了拐,可别怪我先没给你们打‘预防针’。”

赶到公路边上,看到两个娃儿正扭打在一起,周么婢急了:“你两个砍脑壳的,还不松手,要出大拐了。”

可二人哪里听得进周么婢的话,仍然扭打在一起,周么婢气不过,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棍,往三狗和秀琴身上一人打了几棍子。可就是这几棍子,又打出拐了。秀琴跑回娘家说,周么婢和三狗两个合伙打她一个人。

这下,秀琴娘家人可不“依教”了,专门租了辆中巴车,拉了一车人欲上周么婢家打群架。三狗爹偷偷地打110报了警,派出所的人来了,经过他们的调解,秀琴娘家的人方才罢休。

亲近方言

□莫小君

有一个段子说:婆婆不想带孙子,故意给孙子讲方言,结果被儿媳发现后直接送她回老家。最近,我们家也发生了普通话撞上四川方言的事。我的孙女秋秋出生后一直在上海生活,儿媳怕秋秋学方言,不肯把秋秋带回四川大竹与我们一起生活。

后来儿媳因工作原因,将两岁的秋秋送回四川大竹住了一段时间。秋秋回来之前,儿子儿媳再三要求我们和秋秋讲话时用标准的普通话,不要教四川方言。

秋秋回来以后,我憋脚的普通话立马露馅。有一天,我叫秋秋穿袜子:“秋秋,把袜(wá)子穿上。”“是袜(wà)子,不是袜(wá)子,爷爷。”说了多年的“川普”被孙女纠正,让我毫无颜面,心生惭愧。在与儿子儿媳视频通话时,也经常被儿子儿媳纠正我的“川普”。我接受了儿子儿媳的建议,买来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下载学习普通话APP学习普通话,还跟着电视学普通话。

普通话虽然孙女没有再纠正我了,但四川方言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浸透在孙女的言语里。有一次,孙女要解小手,跑来叫我:“爷爷,秋秋要改手。”“改手”就是普通话中“上厕所”的意思。秋秋“改手”一出口,我惊讶,因为这是方言的力量,它已根植在我们祖孙之间。

四川方言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我尽量教孙女纯正的普通话,但方言还是时不时地溜出口,“二天”“么台”“扭到费”“杭式”等,孙女一学就会。方言在口,乡音难忘,这是故乡的一种文化,也是游子相思的一种情怀。讲好普通话,也要说好方言,让方言能够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,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,得到省内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,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,方言故事层出不穷,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,有好的方言故事,有趣的方言传说,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200字左右。投稿邮箱:730158805@qq.com